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二

靖難三世家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余作開國世家爰及於靖難諸臣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曰嗟乎周公固成王之叔父也因誅管蔡周之臣子遂廢成王而立周公可乎哉昔者吳王濞稱兵討晁錯亦曰萬世一時而愁勞生人所以起也微兵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遂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此獨非藩王之將士乎而猶知有漢哉惟是三　我高皇帝乎

之祿位使蕃衛我皇家貽天子萬世安也高帝不祿嗣

君雖急爲國臣子固有死耳即不能死夫豈不能引王

上尚 寺 可以戈內向謂高帝何且也爲錯稱

兵犯深 州御何罪今日之比功論烈河間東 平不

可以觸 不既黜竄之後而稱世臣然使天命

視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一間耳故曰存亡在所任人

間行幸不幸也要之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佐焉豈

而是乎峻命不易宗社重則皆爲膂壯哉豐沛之勳也

又一代雲龍之會也夫惡得不爲論次之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積功歷遷爲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數從燕王出掠殘胡多鹵獲進都指揮同知豪爲霸府元僚玉驍勇善戰多智筭燕王寄之若左手

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遞王勢且迫玉言于王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不察乃以疑謗見疑今諸充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葅醢也遂佐王以靖內難起兵奪北平九門撫民三日議師所出諸將或欲南下玉曰爲我肘腋

患者薊也薊平然後可以安意而南王曰善首攻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遂以是夜趨遵化四鼓潛至外敢死士百人坎墉先登開城門納將士戒不得妄殺一人遂略密雲至永平皆降其精兵銳甲以益師時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三十萬屯真定都督潘忠守鄚州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王言王曰彼今扼吾南路盍先除之王立發兵命王為先鋒是日中秋遂以夜半至雄天比明拔之斬楊松潘忠自鄚州來援禽之王師至無極炳文軍已至滹沱河王請率騎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

號七百萬拒守我師輔帥諸將進斬三關遂至于嘉林臨江而屯左軍時亦已至三帶河而與輔會輔睨賊柵瀕江無用武之地獨多邦城下有沙灘稍夾嶮可列師於是輔軍西南成軍東南作張旗鼓欲戰潛遣都督黃中夜舁攻具越重濠傅城指揮蔡福鼓衆先登燃光吹角奪門而入賊驅象套巷戰輔出畫獅蒙馬前衝象皆股栗退走既拔其城遂循富良焚柵而下徑搗東都賊焚西都入于海我師追敗于木丸江賊遁悶海口復追至膠水賊遁大安又追敗之于𣿅水賊遁靈源又追擊至

清化賊遁深汀追至奇羅海口遂禽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上初諭輔安南平定宜訪陳氏之後使嗣國而陳氏血屬爲黎賊誅戮盡矣輔集國中父老命議共云安南本在漢唐爲郡縣地後因淪棄化爲異類四百四十六年於今幸聖朝掃除殘賊再睹漢官威儀此乃交人洗心滌行之秋華夏重新之日也願依漢唐故事請立郡縣如故輔疏聞上曰可遂乃建官分邑如雲南焉師旋論功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其秋八月交阯故官簡定初臣陳氏不肯事黎季犛而輕騎逃歸明從征

爲別將頗有功因見天子不立陳氏後定遂反僭號大越冠交州天子詔晟討之晟與戰大不利諸郡縣皆陷上乃更命輔往有季擴自稱陳王後起兵應簡定安南氏不忍棄陳王遂相率而歸季擴季擴故多權略謬與簡定相推重而稱定爲上皇使使來告襲位求封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直陳王亦僇不赦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窮追獲簡定季擴逃輔獲季擴之黨二千人坑之築京觀爲天子重勞輔暴師久召還朝留晟討季擴季擴遣使

年上前請降上從其請命爲交趾右布政使季擴制於
其黨不受命復反是時州縣初設重繩約交人頗受官
吏將卒若徃徃思舊俗以是賊酋所至交人供億蔽匿
叛者嚮應惟交州一郡獨完上聞之拊髀嘆曰張輔交
人震懾靖亂非輔不可復予輔兵二萬四千人仍授大
將軍之印總戎兵徃征之遂禽季擴而交趾地悉平上
乃命輔留鎮是時交趾比年出師諸將帥已疲於奔命
而賊黨姦嫺師至輙望山海深入竄避而諸將亦多逡
廵玩視不前輔追賊入至茶偈江下令諸軍决戰有[illegible]

兵都督黃中按軍不出輔詰讓之中斂手謝以風逆輔曰我獨不畏死耶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不敵而陷於賊非爾貽我乎擁出軍門斬之以是窮追諸將莫敢不用命中子發訴上上不懌疑輔權太重都御史顧佐知上意請去輔兵權以保全功臣乃召輔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鎮輔經營交趾凡十年交民畏服還踰年季擴黨有黎利者則又反上遂不遣輔還它將往後至章皇利得它族子陳嵩請爲後天子問輔輔曰此黎利之譎計不可從也安

南之地將士勞苦十年乃得之今當益兵戍此而後可耳臣請行保以一年貪利天子卒用儒臣議冊封嵩棄交趾輔自交趾還兩從文皇北征阿魯台虜遁去最後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計所御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爲陛下殲此虜上壯之曰卿且休朕更思之明日召與語曰古王者制馭夷狄之道驅之而已虜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吾將士其旋師上遂至榆木川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

時輔有女弟爲皇貴妃而女役侍東宮仁宗即位冊爲
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羫酒五
百瓶白粲千斛特大行喪服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
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寨義共二議以請朝上素冠
麻衣出見群臣獨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乃嘆
曰張輔武臣顧知禮六卿乃有不及以輔知經筵事監
修文廟實錄仁宗崩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修昭廟實
錄亦如之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將叛心憚輔而
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輔輔

執以獻上鞫之具知漢謀遂親征輔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加祿三百石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五軍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詔讞而釋之因有朝審自輔始也宣德三年上特賜勅曰卿以親以賢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元勳厚德巋然於今可轂中軍都督府事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賚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歲時寵錫有加寮

洽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號翊運佐理輔維勳
家武臣然好接引文士嘗請上乞賜一日假臣率武臣
等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是日輔率公侯伯二十餘人
儼然造焉講畢宴款諸侯伯皆列坐祭酒李時勉獨引
輔抗禮諸生歌鹿鳴之章賓主盡歡而散時稱武臣一
盛事云輔歷四朝天下倚重四夷莫不知名閹振擅權
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輔輔亦委蛇避禍十四年
振挾天子北御虜強輔行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
不敢言從至土木死于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謚

忠烈子懋九歲而襲父爵屢扈蹕閲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寳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監修憲宗實録録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監修孝宗實録録成以老乞解兵柄賜爾書褒美白金文綺寳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十主恩榮安郊祀宗廟多遣代行當後爲東第之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

十五贈河寧王謚恭靖而生平無它材伐以敬重護威儀而已後萬曆中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侖嗣崙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恇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修世務二廟實錄務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有奇子元功嗣定興王有二弟皆以奪門功仲輗封文安伯叔軏太平侯

論曰河間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代而冠羈僚復識龍潜之運佐之謚雖不足其材與勇足稱也定興

三出南交取三僞王猶掇之及欲犁庭掃穴慨然請纓自效頗竭犬馬之力而無從非其長駕遠馭之略有素定於胸中然乎若夫處喪服之有禮習文事於武弁詳味此公手度抑何魚雅有祭征虜遺風哉晚乃不勝君側之宵人卒帥以從行又何耄昏寔甚毋亦見凶德之不可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雖猜纍而勿悔乎或謂交平之日使輔得如沐國故事長守玆土寧惟郡縣至今要當不令身名俱隕爲世所悲也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也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功至燕

山平護衛副千戶早卒能生而魁奇怪偉勇力異恆嘗
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亞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乃兒
不花復其軍建文初朝廷謀弱宗藩以侍郎張昺掌北
平布政司謝貴為都指揮使將逃王王危懼能請于王
佯械其府中一二官屬授之以斯非昺貴至手刎戮之
于庭遂起兵稱靖難王署能為都指揮僉事師出燕王
親為大將毎戰必在行能為前軍鋒挺丈八長矛從敢
死士二十餘騎瞋目大呼所嚮皆辟易從攻薊州先登
徇永平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先登從虜潘忠於月

滦橋從破長興侯真定斬獲數萬從援永平追敗江陰
侯之卒二十餘萬從攻曹國公鄭村壩潰其九營得其
卒貲甲仗巨萬從攻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降其卒萬人
從攻東昌王以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騎也悉衆
圍之王短兵接幾不能出能奮力潰圍入擊莫有敢當
其鋒皆退却王因脫走張玉死焉王旣收兵恥之能氣
益鋭再請出師從攻保定大收歷城侯夾河能以奇兵
爲軍鋒冠從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從戰齊眉
山王師不利退保河北諸將咸氣懾請班師能獨進曰

虞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隨
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
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璧
先登陷陣大破之自是長驅渡淮取揚州渡江定京師
王即大位而能以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矣第功論封
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
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予世
券又明年立皇太子加太傅并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
克征夷將軍帥師八十萬討安南上親禡旗於龍江宣

竟能至廣西而卒上時已睹星象而怪之曰西師其有
變乎求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其氣候乎踰旬訃
聞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灑泣曰輔吾
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益酸
楚親爲文祭之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子
勇嗣勇長身赬面虬鬚戟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恇怯
無它技顧頗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
府上北巡使佐仁宗監國上末年北征虜從將右掖宣
德初從平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

太子太保時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位望尊重不欲使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初亦自強振刷有生彩後乃漸怠且不免有所朘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位握兵符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朶顏諸虜還進太保正統末年北虜犯宣府上親征以勇爲大帥時中貴人振擅權每呼勇受事長跪惴惴惟謹虜逼駕急詔勇率兵四萬迎擊因入鷂兒嶺中敗沒駕蒙塵兵部尚書于謙等叅論奪其封又之上由南城返正曲赦諸失事者始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愍子儀嗣爵

歲祿僅千石英宗見而器之曰平陰王有子矣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諡莊簡子輔嗣管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諡恭僖子麟嗣卒無子以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府卒贈太傅諡榮康子希忠嗣年甫二十一矣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為世宗所器重數更委任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一為都護將軍屢兒皇天后土及皇后貴妃皇太子親王冊禮使入直無逸殿應制撰章冊知經筵及監

修國史歷事三朝代祀圜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九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傅再加兼太子太師最後進太師錄廕子弟為錦衣指揮千戶三人祿奉加至七百餘石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玉帶蟒繡麒麟袍卒年五十八追封定襄王謚恭靖弟希孝以兄廕得官歷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希忠子時泰嗣不半歲卒子應禎嗣後以倒奪王

論曰燕師之起也未嘗敢越清濟一步窺足于南首老濟南再困東昌三蹶淝河四衂齊眉山以其時四載矣

如使人人自喪皆思退守以俟時區區三郡能盡長淮以向王乎東平一鼓其餘壯哲戈南指萬乘增其氣色三軍作其勇敢以比漢項之際斯乃韓王決策東向之秋使比類沛於相臨廣武之日遂聽鴻溝之約解甲西還亦可也吾乃知東平之烈斯為最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也父聞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善騎射洪武中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射多奇中翔鳥應弦下之性機警有材畧總兵官取材西蜀不中度士多瘴死瑄往別取善道入山先期還士無恙而材又中

用以是人知其能尋代父職父生嘗從謫戍遼陽瑄請
代行詔並原宥從征月魯帖木兒買哈剌兩叛酋所將
至奮險先登酋賊數千圍瑄瑄率部卒且射且前竟斫
賊而瑄亦傷足復從雲南兵奮征百夷并敘前克敵功
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從蜀獻王巡邊還會灌口
都江堰壞奉命修築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命領舟師防
江靖難師至瑄迎降江上仍少拆民居材編筏以濟師
文皇入國錄功賜瑄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食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充總兵官與都督宣信歲董糧百萬石航海運給
燕薊軍儲所過海島夷人多避匿瑄下令使出交市官
酬之直夷人頗喜躍爭以謂天朝元帥不魚肉我而我軍
又獲其利會有倭寇沙門島瑄帥漕舟殲焉役夫二十
萬築尚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
既建北京罷海運濬會通河上復命瑄總理瑄採故老
言於淮則引管家湖水為渠以達清口於高郵則築隄
四十里循隄而渠以避湖害於泰州則開白塔河通江
於儀真瓜州以通潮平呂梁百步二洪之石殺河怒瀕

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河隄則鑿井樹木以待喝息而淮徐濟寧臨淸通州皆置倉場以備轉輸以是四千里數十年運道流通漕卅大便利仁宗嗣位瑄應詔陳言七事其一撫卹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惻然下有司議寬恤加勑獎予世伯券其冬宣皇帝命瑄坐鎭淮安辦督漕運漕政益修宣德八年嬰疾入朝上嘉勞宴賚還而亟上聞之瑄次子在勳衛令挾醫還視竟卒年六十九贈平江侯謚恭襄賜祭葬令漕渠旁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

嗣十三年與保定伯梁珤充寧陽侯左右副總兵討閩寇鄧茂七有功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黟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成化六年出掛征南將軍印總鎮兩廣弘治七年與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决河有功漕渠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璫瑾索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垚優給卒無子熊侄圭嘉靖元年嗣累掌營府加保傅三十三年卒子王謨嗣

論曰當北兵之南驅及淮也夫人不知有梅都尉乎然王求假道於進香則其使而伐騎不得渡淮津壯哉余傳其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後覧陳瑄之嚮燕江上叉驅江上之舳艫啣尾而渡燕師不覺中腸自熱思手刎之而無從何人之亡良一至是乎乃知李景隆之啓門延敵非景隆爲之嚮導之也豈亦天牖之耶嗟夫於新主爲功臣矣於故主不爲叛臣乎雖然治潛之勳世永賴之余故附之世家云

贊曰有赫河間峻謨首倡爰貽定興三命南荒倅矣東

平雄冠諸帥叱劍前麾遂定天位偃偃平江乃濬河渠
萬舳如雲爲國乳哺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懿文皇太子傳第一

懿文太子標者母高皇后也太祖初渡江下太平生焉太子生六歲受經宋濂十三立為王世子太祖命往臨濠祭告祖墓且諭之曰兒生長富貴習宴安宜出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艱苦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使宋濂為輔行太子至則以上意

昔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姊墓而還明年上即皇帝位冊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東宮師保傳兼屬之諸勳舊老成大臣選國子生周琦王璞等十人入侍禁中讀書已又令朝臣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復諭二三師保大臣吏爲參決可否太子專瀕最謹言必稱師父瀕他以孝弟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無驕慢太子輒斂容聽受尤潛心於六經循環而讀之讀左氏傳若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本末未易見取諸國而次第分繫之先周尊天王也次晉

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次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嗣親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陳蔡地醜德齊宋公爵列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擯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編年一主乎魯經用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訓詁以杜預為之主一覽而事見終始名曰春秋本末上見而喜之梓之禁中傳之天下顧又留心農事歲於禁中蓺植麥禾以觀有秋一日閱圖書中得一函風圖詩其圖前書有七月之詩太子以

示濂曰此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者也請先生爲予題一言圖後濂言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太子捧而誦之曰謹受教上嘗年以江南地薄欲遷都命太子巡視關中太子方渡江雷起東南上使諭曰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其占主有陰謀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恩以回天意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五月而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上哭之慟命禮官議喪禮侍郎張

省等議曰喪禮父為長子服斬衰期年皇帝以日易月

上為服斬衰十二日而除謚曰懿文祔葬孝陵之次建

文君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

文皇太子

論曰懿文太子逡遂仁愛慈孝之主器也夫其英明神武則固不如燕王然他日使得備御其必不致釀禍於諸王無疑也居震二十五年遽無祿而即世豈天意殆有歸乎彼君子之比若奪之迅雷不雨蓋先為之兆歟聞太祖嘗御東角門諭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

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似朕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嗟夫不言之天又似懸於太祖之諄諄豈三十年之殺運未除夫必行於撥亂之主迺足勝夫之任哉余竊謂太子之不祿也天也已乃又二年而薨秦王又三年而薨晉王詎可謂其非天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四

漢趙安寧靖傳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漢王高煦者文皇第二子也高煦有膂力善騎射而性凶悍無行靖難兵之起也高煦從行是時仁宗為世子居守高煦久欲傾之一日師中譖於文皇幾殺世子燕兵至浦子口高煦引胡兵大敗盛庸之師得渡江頗有功文皇入國議建儲漢府幕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與高煦善言文皇二殿下功高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元子仁賢具社稷主汝等勿

復妄言永樂二年立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曰何置我瘠土留京師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文皇狩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出肆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之高煦手鐵瓜撾殺徐野驢僭用天子車服文皇聞之怒南還褫其冠衣囚繫西禁門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怒曰此所爲必不靖徙封樂安州即日促行頓譖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

京師聞變朝發可夕禽也既之國益怨望不忘異志時有數十人潛伺朝中事遝報輒有他變迨終文皇之世仁宗以骨肉親益加恩增歲祿二萬石封其適子瞻坦爲漢世子餘子各封王有子瞻圻嘗憾高煦殺其母子父交惡遣守皇陵仁宗下何大漸宣宗爲太子居守南京尚書夏原吉等恐高煦驟生變迎候太子至良鄉乃發喪高煦聞之大恨原吉然宣宗恩待高煦一如仁宗高煦爲陳利國安民四事覘宣宗意旨宣宗語侍臣曰先皇祖嘗諭皇考及朕曰此叔有異心謹備之傾今所

言恐是權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下有司奉行復書致謝葬獻上元燈繇是日有請宣宗勉爲曲從索駝予之駝四十索馬予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予之袍服高煦益自疑是年八月遂又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枚青持書潛入京師約舊功臣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英國公輔暮夜得書大驚立縶書以聞上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言護衛校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何詎至此倘猜疑或有乘間竊發禍不小

及執貽伊慼惟叔監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勑南向坐晚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欲以祖宗舊制繩我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還上問泰漢王何言對無所言問漢王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二心問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泰高煦尋遣百戶陳剛奏言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予文臣誥勑封贈今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斤二三

大臣奸邪亂政首指旻原吉索誅之上覽奏曰漢王果反矣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萬死上曰卿何言彼借卿爲兵端耳榮首勸上親征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日上命將陽武侯侯色變退語臣等而泣此何以待敵乎臣請扈從親征可無衄矛而罪人得矣榮言是輔曰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二萬兵禽獻闕下已頓上親行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不親行不足以震懾諸懷貳者之心朕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勅平江伯陳瑄守淮

安毋令賊南軼指揮芮勳等居庸毋令北走命爽鄭二
王居守命陽武侯薛祿爲先鋒明日以高煦之罪告天
地宗廟社稷百神率六軍啓行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
原吉學士榮等從師行明日上問諸從臣曰卿等試度
王今爲計將安出予使能先取濟南據之自因濟南一
大都會也亦不足爲卿等所憂者朕以爲濟南聞變必先自
防卒未易攻及今大軍且至濟南可云它虞乃心雖無
不繫戀南都顧護衛軍家咸在樂安必不肯棄此而南
漢王外夸詐中情怯耳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易

惟或遣將至冀得卑言厚利誘餌以幸成事安知大慮今聞朕來早已膽落敢出戰乎宜急趨之附中虎爪牙安施至即禽矣諸從臣皆頓首曰當如扆筭上令六軍蓐食兼行馳勑先諭高煦曰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之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故寔朕來初意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亡

之即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王來獻王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藩閫之上至樂安駐師城北諸將共請攻城不許仍又遣勅人諭曰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帥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貿因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無及已朕言不再又以勅諭逆黨繫矢射城中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矣高煦初又時用上遣

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諸逆黨有約爲內應
都濟南先自固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守不得發知
州朱恒懇天人請徑引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諸
護衛萃之曰爾顧得赴家奈我輩何及是上至高煦始
大懼狼狽失據密遣人出詣御幄陳奏願假今夕訣妻
子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其兵器
及交通逆謀書通夕火光燭天及晨將出城護衛指揮
王斌等固止之曰殿下初舉事斌等奉王爲東帝今兩
軍對壘斌等請決一成敗願一戰而死勿兵不一試詎

能束手反面往遣之會王詰初心何高煦不能答遂
守潛從間道出城我軍獲之以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
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為盡召諸子監軍者來歸赦城中
人勿問改樂安為武定州遂班師還京廷臣請正高煦
於國典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鎖縶大內逍遙城
上一日往視久之高煦睨上稍近已伸一足勾上仆地
左右急扶上起上大怒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
斤高煦有力項負缸起上令積炭缸上如山炭燃火熾
遂鎔死

趙王高燧者文皇第三子也靖難師出高燧與世子守北平世子既爲皇太子上封高燧爲趙王王比高煦而不嫌太子太子顧親愛之上嘗得王不法事誅王長史顧晟褫王衣冠太子懇上爲王解上選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爲長史二人善輔導每能開悟王王甚尊禮之爲政行大斂戢不如高煦之驕恣不悛也已遂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獨留中護衛供使令上爲增設趙府群牧千戶所特喜之上晚年征胡則令太子居攝內臣黃儼素見惡太子而曲事王每說太子於上上[illegible][illegible]

宮僚繋獄死太子亦希得見儼乃秉削譖言於外言上踈太子時時念趙王誘護衛指揮孟賢結曆官王射成詐天象訛言非久當易主謀不利於上偽造遺詔廢太子立趙王總旗王瑜上變告上大震怒曰豈應有此顧問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對太子乃爲辯曰高燧深居內殿中安得與知此必在外諸邪妄下人所爲爾上乃獨誅賢等王亡悉仁宗嗣位加祿與高煦同封長子瞻埈爲世子次瞻堈爲安陽王宣宗增賜田園八十頃上以叔父之親待益厚王亦追念前過謹奉法

上征高煦還尚書陳山迎上至臨邑密請上曰趙王與
漢爲逆之日久矣今宜乘席卷之勢移師彰德并執趙
王以歸亦一奇也陛下肯謂永樂中指揮孟賢等之變
陛下今無人乎討今趙且反側不自安他日恐復勞聖慮
上以問榮榮曰山言國之大計乞問義及原吉二人皆
請從山言榮曰宜先遣敕詰問王我六師隨掩其後至
上可擒也上從之榮傳上旨命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
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敕旨何詞榮曰今者逆
黨籍籍其言漢有反謀往約趙邀兵錦衣衛驗問得狀

即事之因何謂無詞公可汛國大事乎士奇曰事無蹤跡可証執反者一言被人以畔逆之名此足以服人心乎榮曰公不然吾言請質蹇夏二公士奇往言於義原吉二人曰上特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復詣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獨嚴爲之防柰何輕用兵獨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榮曰公不草勅我當以聞時楊溥與士奇意合語士奇曰吾屬與公入見榮先入溥士奇後至門者止不得入上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上

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事矣遂還京朝臣多上章論趙事不已上頗思士奇言深善之問士奇曰言者今論趙事日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反形未露陛下當善保全何可惑於群言使相逼及乎上曰朕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乃封群臣所論趙王章遣皇親廣平侯袁容持示王且賜璽書寬諭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還護衛及群牧所儀衛司上書謝恩上復予王儀衛司時獨晉王濟熿謀逼高煦臨有狀廢為庶人濟熿初

知高煦欲反也府中日夜私造兵器以待之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及會高煦又得濟熿所與交通書上又曰勿洩至是內使劉信奏濟熿擅收屯糧十餘萬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濟熿始懼上書辭王爵及護衛上不聽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其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召諭諸王曰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晉趙二王實與謀朕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非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

人謂若鳳陽晉之初受封也爲恭王恭王覬世子濟熺嗣濟熿濟熺弟也靖難後封平陽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熿毎構濟熺於文皇竟奪濟熺爵廢美圭而已得爲王後事稍白上乃改封美圭爲平陽王奉父居平陽濟熿廢乃復濟熺爲晉王續恭王後

論曰高煦乃一勇悍輕佻騃王子耳彼見大燕師南下父皇之履大位猶運之掌也今敢稱兵向闕豈不以入續皇王之緒亦將垂手得之乎不知兵未出於國門身已就於檻車文皇早已策其必敗若此矣逍遥大內且

猶不自悔禍如山之變即付之殘煨餘燼奚足悲其墓

焉趙與漢時比骨蔡盈廷之禍如發矢東楊日殺之

三西楊日宥之三皇帝重親親終不失為明天子之孝

父高燧改于其德以能自求多福也宜哉如在瀦燋川

惡亦滔天復安得原情及之也

安化王寘鐇慶靖王第四子秩炵孫也弘治五年襲封

安化王為人狂誕封長孫時一相士給之當大貴輒大

喜常召衛學生孫景文飲府中私語景文曰我乃帝王

之骨相景文稽首呼萬歲從臾之又有女巫王九兒假

降鸚鵡神輙呼寘鐇老天子則又喜以此益自負不忠心恨無其精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因懇景文為借貸於王以貲倒遷為寧夏都指揮二人者自是為王腹心用事人矣時會奄瑾擅權遠近流言瑾將不利於社稷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往勘寧夏屯田越故額增稅畝人情洶洶守臣又為之計田斂貲以入瑾敲朴日迫衛下將卒皆憤憤不堪命寘鐇遂生心曰際此人怨甚吾行志之秋也與景文決大計景文遂邀周昂何錦等飲其家[illegible]

國大事此其時矣立誅守臣以舒兩等之憤不亦可乎
且天下事寧可知衆聞景文言皆忻然願出死力且曰
即事不就死無憾也歃血定盟而散景文還報寘鐇大
喜令府屬信總兵官檄昂命節鋭卒爲平兵令一以當
百可禦虜昂得甲士中居敬等六十人因引爲腹心於
是羽翼既成寘鐇遂乃爲洒大會總兵官都御史及鎮
守太監周少卿等伏居敬等府序中就坐上殺太監趙
弼總兵官姜漢時都御史安惟學少卿周東未入廟後
走行臺俱殺之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

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大享將士僞署都指揮何錦爲討賊大將軍都指揮周昂指揮丁廣爲左右副將軍推孫景文爲軍師傳檄布告言太監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藉没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包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呼召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各以兵來會兩人營堡俱在城外英聞變兵潰單騎走靈州鉞遂引兵還城寘鐇盡奪其黨

鉞遂私第稱病不出已而英率靈州兵順河而下盡捲河上官民船泊東岸守之逆黨無船不可東鉞令偵騎一二輩交訊沓報言從其路來其路兵旦暮且至寘鐇儕令問鉞計鉞曰宜遣驍將領兵往駐橫城堡塞其來路可禦也於是何錦丁廣遂將三千精騎往鉞私自喜二兇並出昂一人可唾手圖也乃又令人詭傳總兵曹雄令且決河灌城城中人洶洶歷旦暮將不保皆思手刃諸逆黨矣頃之寘鐇令昂來省鉞疾鉞猶堅臥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披甲杖劍跨馬出門執昂

首以號令城中徑馳寘鐇府收孫景文等殺之禽寘鐇及其子台溍何錦丁廣追禽之賀蘭山外時上已命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帥師往討未至亂平永械寘鐇還京頒繫諸王館弟寘鐩寘鶴廢為庶人將軍奇材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下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疾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奇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叱曰此奇材般下得免死送高墻竟不知當時代奇材死者誰也

寧王宸濠者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曾孫康王之庶太子也母馮針兒故為娼濠生輕佻好弄貪淫言禮術士李自然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喜之遂謀有異志頗能飾以文行四方豪傑若撫按三司多負有才望輒禮下之浮相慕為名高長洲陸完為江西按察使時相召預出宴贈以金壺玉斝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下疑也完亦心附焉前自致仕都御史李蕃實詩翰重一時濠與交權務語曰公吾子房也以其子為儀賓士實因為畫策李以金帛入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

上前且屈指曰上固壯好遊酒色得久耶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濠大悅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自負識天文象緯濠資致之與論宋將陳橋之變養正大稱賛濠有撥亂之才濠一見而予之五百金是將有帝星見於楚越之分盖世宗以興養正謀以當濠以是濠冀非望日亟奪潞藩護衛前王以景泰七年坐革及瑾弄權濠得賂之以復瑾誅復革陸完入長兵部濠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也乃通於伶人臧賢盡賂錢寧諸權要完因復疏御批內閣楊廷和特為票旨報可

得護衛皆稱侍衛支牒下撫按三司稱國主建行[illegible]書院皆號離宮拜賀欲令撫臣以下朝服俞謀是時巡撫江西諭三司不許又欲廣布府君以擬大內布政使張貴啓以非制乃已按察副使胡世寧曰如王所爲逆形已見於是露章上陳請乞遣詔戒諭而寧等先入濠賂覺坐以妖言離間親親逮下詔獄言官交救乃得減死戍遼濠行是益無顧忌已因上好巡遊東宮久虛大賂諸權倖欲徼其世子入嗣者入司香太廟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朱家業已陰王之閣臣儲正色厲聲曰皇上

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御史乃寢十二年王守仁出爲南贛巡撫濠素傾慕之及來見濠宴之召士實同坐濠每言上政事闕失輙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亦自有夷齊守仁時有海內重名濠將以士實爲招聞坐上語多不合容色大不懌已而典寶閻順內官陳宣以濠陰事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戚儀家殺典仗而下數百人風諸生頌巳賢孝巡撫巡奏保異以飾府中人所爲

訟己罪過上閱奏驚曰保官官歷保王賢孝欲何爲乎太監張忠曰陛下不言奴不敢言朱宸濠與臧賢交通宗王譏不恍陛下知之乎奏內稱王孝議陛下不孝也稱王早朝勤政譏陛下不朝也上頷之宸濠人往來私覘京師事成王賢家上令錦衣衛大索逐御史蕭淮首倡諸言官論濠包藏禍心交通宮校積有年矣今日挾令守土之臣奏請褒奬其孝行此不軌之詭謀不可從也乞逮治其黨與是時廷臣無不知濠必反者徒和火懼私念先是擬旨復濠護衛濠又得無相及乎乃復調旨

勑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往諭令
濠上還護衛崔元初聞宣召不知何事問兵部尚書王
瓊瓊問廷和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袁駙馬往
諭事得息今故衔用之革其護衛令王急自改過耳濠
聞諸使來大驚以為藩制抄宮眷例遣國親臣懼甚謀
於劉養正養正曰事急矣欲舉大事當即在旦夕已召
士實問之士實曰事未可輕舉濠曰縣官固發之不得
緩士實意不懌會先一日濠以生日大宴鎮巡三司官
次日入謝濠立露臺大言太后有密旨召監國撫臣遂

副使逵赤心與抗縛出國門之外殺之遂發兵交迎李
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以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
提督軍務以鄱陽賊首凌十一吳十三等爲都指揮指
揮傳檄四方不復尊稱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之歲
指斥朝廷以莒滅鄫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
女胡僧玩弄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
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
裏黷貨亡厭荒遊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
所過畧民婦女索取賄錢常懸都太監牙牌及稱威武

大將軍奪馬指揮妻爾馬皇后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是時王守仁方奉上命欲入閩聞濠反乃留吉安於是以濠僞檄開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之成也十之八其歸心濠者亦十之七莫敢公言剪滅之兵部尚書王瓊乃獨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南贛據南昌上游旦夕必擒之來諸公云恐濠是時急欲進取南京正大位改元布詔守仁與文定計曰濠果擁兵驟出疾趨南京迅雷掩耳南京倉卒亡備天下

非不可知大江一路受害既多虎兕出柙收之亦難令宜多置反間使泄其行濠逆一日不出南京使得為一日之備可也於是濠果堅守仁反間中留居南昌二十日先遣偽師破南康下九江賊兵皆按湖中不動以俟濠久之不見濠出賊心遂多離散往日氣銳甚且消沮濠聞守仁在吉安方募兵未得集乃留賊萬餘為宜春王栱𣝘與賓萬銳等守南昌帥衆六萬號十萬分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從行自以如滕世子登舟引兵北向過安慶安慶人登城指濠大罵濠怒遂督賊衆攻安慶

安慶人善守濠不能下安慶人潘鵬時以江西僉事居服濠從至衣緋擁騎及城下遣家人持一黃紙入城諭令降守將楊銳罵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誖言乎手殺其家人投城下以徇太守張文錦即焚殺鵬家鵬慟哭退濠衆大汛攻安慶二十日王守仁大兵旣集語諸從征諸守宰曰我到南昌擒濠即在目前公等亦知之乎有獻議者曰安慶旦夕急似宜分兵往援安慶失賊兵破竹之勢順流而下南京危矣將柰之何守仁曰么麽子安者遠闘兵法有攻其所必救者正在今日彼所

昌不必更越鄱陽湖一步濠來還我擒矣無憂安慶也
文定曰公策良是遂引兵攻南昌先遣榜諭居民兵入
閉戶自守毋助亂毋恐畏逃匿於是賊有聞之先遁者
明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不閉遂入之擒拱樤萬銳宮
中自焚濠聞南昌潰大驚怖疾欲歸援士實曰即歸無
救於南昌今乘南京無備急往襲之南京可得也得南
京江西自歸服矣濠不應解圍退歸守仁遂督列郡兵
出邀之大戰湖中三日濠數戰數北賊兵皆散走濠知
大事已去勢必就擒抱婁妃大泣妃赴水死濠見一漁

舟隱在蘆葦中大聲呼渡欲從漁人逃漁人移棹請急渡遂送中軍諸將不知也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濠低首無言守仁令載往囘所濠行數步回顧守仁曰婁妃常勸我勿爲此事我不聽非其罪也望先生收其屍葬之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後獲妃屍守仁命收葬之上初聞濠反遂逮陸完錢寧臧賢等下詔獄親征至南京守仁獻俘乃回鑾至通州誅濠以陽王拱樤攝府事

論曰語有之人若不自足宸濠不欲爲天子巍然一大藩王南面稱孤何至求爲一匹之夫不可得也李士實談道學論文章時推與其鄉大儒張東白羅一峰齊名不八十死天子除恩當極榮哀之盛何以白首之年從叛至此等死耳死獨遺穢千萬年何心哉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靖江王守謙高皇帝長兄南昌王之孫也父文正少孤妣王氏守節依太祖撫文正文正長太祖擇師教之頗涉傳記有才略爲人勇敢然淫狡強悍從渡江定建康

太祖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叔父成大業姪憂不富貴耶太祖善其言深愛之不知其能辦也從征有功擢樞密院同僉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康泰叛南昌鄧愈出走太祖曰吾得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命徐將軍往定之太祖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爲吳西南之藩籬非骨肉重臣莫可守命文正以大都督統元帥趙德勝協愈還鎭陳友諒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文正晝令諸將分布七門城守自將精銳卒二千

人徃來巡禦寇裁竹看以當矢石壞城三十餘丈文正令火大銃擊走之隨竪柵內敝寇來爭柵且擊且築竹夕達曙城完寇復增作雲梯戰具晝夜環攻期必拔文正命集長槊鍛飛鐵所以為捍拒之計無不備敵闘八十五日德勝中流矢死左副元帥趙國璋以焚賊舟沒水死左翼元帥牛海龍以突闘中矢死百戶徐明出戰陷賊穽中死院判李繼先以陣上被傷死外援音問不通文正乃得捨命王令許降緩其攻千戶張子明乃得乘間出旬有五日始達建康告急上令文正復堅守一

月帥師二十萬至友諒遂解圍出湖中以逆我師旣出湖食盡以五百艘掠糧都昌文正復授方略一舍人往燔其舟漢師兢蹙文正以守南昌功居多南贛二州未平上命鄧愈往定之令文正分以城守之寄助愈文正仍留坐鎮南昌顧文正不善居功恃親貴驕淫豪橫奪民婦女所用牀榻僭飾龍鳳上聞手書責之文正懟懼謀以南昌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冰以聞上大驚曰嘆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發舟至南昌艤舟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至倉卒出謁上泣謂曰

汝何起此不肖意載與俱歸建康群臣於是請伏法上曰吾兒性此兒誅其所任腹心椽史一人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尋命往荊州築城遝錢欲用之文正又出不遜語上欲廢之馬皇后諫曰文正止是性剛云它勝文正功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也救之上從之命往濠州墓祭夜與從者嘖嘖有異志從者歸言上上遂廢之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役貽我憂我有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於未幾文正卒洪武

三年封爲靖江王國桂林守謙復不法彷彿踰父惡廢爲庶人使田鳳陽閱七年復其王爵令從召還京遂錮之子贊儀嗣王永樂中遣之國